

# 巴渝音乐，雄浑壮美的长江之歌

□刘一叶

我们的母亲河——长江，如同一条蜿蜒飞舞的水袖，穿巴蜀，过荆楚，行赣皖，经吴越，以雄浑浩荡之势奔流入海，孕育出博大精深、绚丽多姿的长江文化。

在源远流长的长江文化滋养下，具有浓郁巴渝风情的巴渝音乐应运而生。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啰儿调，到《红梅赞》《嘉陵江上》等经典歌曲，这些旋律洋溢着鲜明的重庆元素，呈现出绵长强劲的生命力。

近年来，在弘扬长江文化的背景下，巴渝音乐在创作、传播、产业发展等方面积极发力，奏响时代的美妙乐章。

### 劳动之歌

见证巴渝儿女的勤劳朴实

2021年12月27日晚，中国原生民歌节在渝举行，侗族大歌《欢乐侗家人》、苗族民歌《娇阿依》、彝族表演唱海菜腔《金鸟银鸟飞起来》以及川江号子、土家族民歌等极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民歌表演点亮了重庆的夜空。

“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一根纤绳九丈三，父子代代肩上拴……”在原生民歌节的舞台上，重庆市川江号子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的演员们以激昂的《四平腔上起伏棹》，向观众演绎了川江上的船工们长期与险滩恶水搏斗的劳动之歌。这是流传千年，在长江上游地区回荡的历史声音。它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川江号子。

“作为在巴山蜀水间生长出来的民间音乐，川江号子不仅是重庆的文化名片，更是被称作长江文化的活化石。”重庆市音乐家协会顾问张永安表示，川江号子是劳动人民最朴实、最自然地道的“通俗唱法”。它由号工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组成，那撕心裂肺的号子，恰似一曲用热血和汗水凝铸成的生命之歌，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

长江上游雄浑壮美，群众勤劳淳朴、能歌善舞。音乐正是其劳作歇息时纾解疲惫、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不仅仅是川江号子，在渝东南地区，苗族、土家族世代聚居，他们将生产和劳作中的各个场景与音乐结合，创造出了南溪号子、苗族民歌、酉阳民歌、秀山民歌、石柱土家啰儿调等5项传统音乐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17项市级非遗项目，其代表作《黄杨扁担》《太阳出来喜洋洋》更是传唱全国，经久不衰。

渝东南地区是具有重庆地方特色的民



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民族歌剧《一江清水向东流》。

齐茂森 摄/视觉重庆



歌剧《尘埃落定》剧照。

(重庆市歌剧院供图)



青木美国立音乐院全景图。(资料图片)

歌富集区。数百年来，这一地区主要流行的民歌包括仪式歌、劳动歌、生活歌、时政歌和儿歌等。其中仪式歌、劳动歌和情歌最为多姿多彩，包括摆手歌、哭嫁歌、上梁歌和丧鼓歌等，这些民歌反映了重庆当地的民族发展历史、早期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

千百年来，居住在三峡流域地区、巴山蜀水间的人民不仅以勤劳智慧开发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也用他们能歌善舞的才能创造出绚丽多彩又独具特色的传统音乐。这些劳动之歌是展示巴渝人文精神的符号之一，体现了巴人的性格与胸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巴渝儿女。

### 烽火之歌

发出抗日救亡的最强音

1939年5月，日机疯狂轰炸重庆，人口稠密、工商业繁荣的市区，顿时陷入冲天烈焰、滚滚浓烟之中。

彼时，看到从市区疏散来的苦难平民，身处重庆小龙坎的音乐家陈田鹤满怀悲愤，仅用了10天时间，就创作出了钢琴曲《血债》。他还特地在乐谱上方加了一段题记：“二十八年五月三、四日，敌机狂炸重庆市后，人民疏散四乡，途中所见，惟尊老携幼之难民，其状至惨，写此以志同胞流离愤慨之情，田鹤五月十四日于小龙坎。”

“这便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史上第一首

以重庆大轰炸为内容的钢琴曲。”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吴伟介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重庆成为战时首都，来渝的音乐大家、名家多达数百人。他们把中国现代史上水平最高的音乐带到了重庆的大街小巷。

大批音乐人以音符为枪，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在烽火中发出了最强的怒声，如同匕首刺入敌人心脏。

彼时重庆的音乐创作以“抗日救亡”主题为主，仅在重庆创刊的几个主要音乐期刊如《新音乐》《音乐导报》《乐风》等，其中爱国音乐家们创作的抗战歌曲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十分丰富。

面对前线节节败退以及大片国土沦陷的严酷现实，贺绿汀以一首《嘉陵江上》来反映自己的悲愤交加之情，许如辉用民乐《寒夜闻笛》倾诉贫苦人民的共情共鸣，黄锦培以民族管弦乐合奏《碧血英雄》来表现张自忠的忠烈肝胆……这些曲目词曲结构规整，文字铿锵有力，发出了坚决抗日、保家卫国的最强音。

随着大批音乐家来渝，重庆的音乐教育随之发展。在重庆青木美国立音乐院（中央音乐学院前身），江定仙、杨荫浏、刘雪庵等60多位音乐界名流培育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大批音乐人，脍炙人口的《康定情歌》《牧羊姑娘》等歌曲均出自青木美国立音乐院的师生之手。

“除了青木美国立音乐院外，当时的重庆群众歌咏活动规模空前，抗日救亡歌咏团体如雨后春笋，几乎达到有人烟处即有抗战音乐、人人都会唱抗战歌曲的程度。”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李波称。

1937年9月，重庆市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参加这一组织的有重庆市青年民众歌咏会、暴风歌咏会等10余个歌咏团体，他们活跃于街头巷尾，教唱抗战歌曲。

1938年12月，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在重庆成立。翌年初，孩子剧团到达重庆。1939年2月，在中央公园举行的露天歌咏大会上，面对4000多名听众，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高唱慷慨激昂的抗日救亡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3月至4月和1943年3月至4月，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还组织了“音乐月”活动，和重庆戏剧的“雾季公演”相衔接，使战时重庆音乐宣传表演活动达到高潮。其中，1942年在白沙镇举办的“白沙万人大会唱”，声势之大，动员之广、人员之众，创下了重庆歌咏活动开展以来的纪录，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 山河之歌

展现新时代重庆风貌

“抗战时期，一大批中国音乐大家汇集

## 从汨汨诗泉里汲取舞的灵性

### ——舞剧《杜甫》的艺术构架与诗化演绎

□许大立 丛戈

笔者读过不少杜甫诗作，从《丽人行》到《兵车行》《三吏三别》，从《春望》《春夜喜雨》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洋洋大观，流觞四海，皆是中国文学史上登峰造极的佳作，都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圭臬与经典。

在观赏了重庆歌舞团排演的大型历史舞剧《杜甫》后，笔者有脑洞顿开的感悟——舞剧可以这么伟大？伟大的诗人杜甫可以如此这般粉墨登台？

以我们师承的一贯理解，杜甫是一位内心强大精神崇高为民生请命敢怒敢言的现实主义者，他的诗行里满是批判和愤懑，也有对国家对人民油然的爱。他的终极形象是迂儒而不羸，敢言却无奈，委屈巴巴却一生。

看舞剧《杜甫》，脑海里只有两个字在回荡：震撼！狂放、凄美、浪漫，这是舞台上的一个和另一个杜甫。

创作者匠心独运，根据杜甫人生轨迹，将《杜甫》切分成四个部分展现诠释，即序幕、上下篇和尾声，意象化地呈现和讲述了“诗圣”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浓缩了杜甫从宦游、为官到弃官的全过程，表现了杜甫为理想苦苦追寻、为百姓大声疾呼、为人格绝不屈辱的一生。

全剧以大写意的手法，全面创新地采取独特的“块状舞段”进而“以舞构剧”，细腻而深邃地刻画了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悲悯情怀，准确地深刻地诠释了他的诗作和杜诗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呼唤当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笔者非常赞赏剧本创作者的深思熟虑，从杜甫浩瀚的诗作和丰富的人生经历里筛选出最为华彩的篇章，加以浪漫化的提炼和剪裁融合，有机地将杜诗的时代背景人物故事和诗的本质表达深层耦合。

上篇最令人震撼的舞段无疑是《兵车行》的场景再现。冷兵器时代的战车在兵

的拖曳下缓缓前进，沉重的节奏与低沉的音乐给人以死亡的压抑感，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痛在士兵步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边苦难深重，那边厢莺歌燕舞，丽人浓妆艳抹张狂而歌于酒肉林，杜甫目睹这一切，心中的激愤喷涌而出，挥笔成诗。

下篇里有更多的舞舞展现宫廷宦官的丑恶奢靡以及社会万象，武士舞，宫廷舞，弓舞，既有丑态百出的沐猴而冠，又有弯弓射大雕的卫国情怀。可以说编导用极具盛唐风的舞蹈语言再现了那个时代的民俗和社会气氛，给人以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之感。弃官之后云游四方，天府之国锦官之城身居草舍躬耕农亩，长江险关夔门扼守放歌山水，应该是杜甫晚年最快乐最惬意的岁月了，那段欢乐的农耕舞，应该是他诗歌里少有的快乐时光，也给所有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编剧唐栋对《杜甫》的解读可谓深邃而又浅显：杜甫离我们既近又远。近，是因为他那颗火热的平民之心，始终都在与百姓一起跳动；他那古今独步的雄浑诗篇，每每都在替苍生发出呐喊。远，是因为他的人格和诗作就是一座高山，只有仰视才能看到那耸入云端的巅峰，只有经历执着不懈的心灵跋涉才能靠近他的辉煌。

舞剧《杜甫》，就是这样一次由近到远、由远及近的精神追寻。剧本是一人之思，韩真、周莉亚这两位年轻有为的编导和整个创作团队，用他们的智慧和心血，创造性地把文字和诗句演绎成了舞蹈和舞剧，让观众在震撼和惊喜中去感悟杜甫诗作的不朽灵魂。百姓在杜甫心里，杜甫也就在百姓心中，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激发创作者最原始的冲动。

此剧有四大特点：一是以舞吟诗，破解“舞不能吟”的艺术表现难题。杜甫的一生是吟诗的一生，其思想、人格、追求、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上。如何用舞剧这一形式来表现杜甫这位“诗圣”，是该剧创作伊始即面临的一大难点。创作团队将舞段与各舞

台元素巧妙结合，通过抽象和艺术化的方式，成功破解“舞不能语”的表现难题，达到了舞之能吟、吟之能言、言之能情。

二是以舞构剧，打破传统情节叙事表现手法。舞剧以大写意的手法进行“以舞构剧”，通过一个个符合戏剧表现特征的“块状舞段”的有机衔接，营造一个个隐喻心理情境的空间环境，凸显杜甫渴望“求仕”又心悸“失我”的对比，衬托杜甫丰富的内心情感。

三是以舞立象，中西交融追求当代舞剧美学新高度。编创团队以国际艺术审美视野，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合理设计剧情、舞段、服装和各舞台元素，巧妙穿插极具特色的“僵尸舞”“蛙虫舞”“农乐舞”等，有机融合各类舞蹈语汇，中西合璧，营造诗情画意，实现“情境意象”的变迁。

四是以舞传情，“两个杜甫”矛盾交织深化表现主题。《杜甫》所到之处，火爆了票房，掀起了杜甫热。最令人骄傲的是，《杜甫》5次入选国家级项目资助，前所未有地拿下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大满贯”。

《杜甫》的成功绝非一团一人一时一地的偶然，它凝聚着中国舞蹈人重歌舞蹈人几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和无私无畏的奉献。

这部剧的成功显示了舞蹈的魅力，也显示了重庆的文化力量，显示了这座新兴直辖市近几十年辉煌灿烂的飞速发展。

□朱一平

春节长假结束，张姐和小黄两位清洁工又上门来了，近半个月没有大扫除，很盼望她俩。

一开门，她们就喜气洋洋地道新年好！看来，回乡过年过得很开心。她俩马上进入工作状态，边抹屋拖地边大声聊天。

张姐说：你家是开车回去的？小黄答：我大女来接的我和小女。你呢？张姐道：我和老头坐儿子的车回去的。我过去凑热闹：你们衣锦还乡哦，都开车回老家，好嘛。她俩争先恐后地说：现在都是开车回老家嘛，乡坝左右舍里都停着车，有的还是奔驰宝马。

张姐奔六十岁了，体健貌端，老家在四川渠县；小黄五十岁了，苗条精干，老家在合川双槐。她们给我家做清洁已经五年了。她俩从小在乡间长大，初中生，种过田，到外地打过工，性格直率，说话高声大气，有摆不完的龙门阵。开始，安静惯了的我不习惯，但想到一周就闹两三个小时，也就忍了。没想到几年下来，竟将她俩的人生“偷听”了个大概。

张姐年轻时和老公到广州先给别人打工，后来自己开小餐馆养活了一儿两女。现在，大女留守老家，二女立足重庆南坪，都有车有房。特别是儿子，毕业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那时候的学不好考哦！”张姐骄傲强调。儿子当了几年白领，后来在重庆开着自己的公司，去年“五一”假期还自驾带一家老小到外地旅游。张姐还不领情，说，花费大，人又多，还不如老家风景好看。

张姐的老家在达州渠县碧莲湾旁边，有山有水的AAAA风景区。他们在老家修建了楼房，准备做不动的时候才回去养老。

张姐常年弯腰屈腿抹屋扶地，一只膝盖得了滑膜炎，这两年冬天都是疼得遭不住时，才请几天假，去医院治疗，疼痛缓解后，又坚持来做清洁。张姐在沙坪坝住的是自家买的二手房，老公给一家食堂买菜，儿女成家立业了，又不啃老，哪里需要这样辛苦嘛。我建议：张姐按你家现在的情况，你可以不工作了。她说：人情往来多，还是自己手里有钱方便些，免得伸手向儿女要，他们有小孩，还在爬坡。

又一个清洁日，张姐小黄进门就没有停过嘴：还是政府好呀，还是政府好呀！我很神奇！

山城，造就了大量后方音乐全国传唱的景象。这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忆，更是奠定了现代重庆音乐发展的基础。”重庆市音协主席、重庆市歌剧院院长刘光宇称。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不少脍炙人口歌曲的问世都离不开重庆人的付出。重庆音乐人才辈出，走出了包括人民艺术家冼星海，作曲家郭文景，词作家梁上泉、梁芒，军旅歌唱家张迈，歌手李丹阳、黄绮珊，歌剧表演艺术家张礼慧、杨小勇，民族音乐家刘光宇，钢琴演奏家陈萨，小提琴演奏家高参等著名音乐人。他们用心用情创作了《红梅赞》《小白杨》等一批经典歌曲，不仅带动了重庆的艺术创作，也加深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认识。

与此同时，一批专业院团在重庆成长成熟起来，他们积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深入群众的文艺演出，让美妙的音乐奏响在巴渝大地上。比如，成立于1953年的重庆市歌剧院（重庆交响乐团），就是西南地区从事音乐专业表演历史最长的专业院团。近年来，该院创办了首届中国西部交响音乐节，创排了歌剧《尘埃落定》《一江清水向东流》，交响乐《红岩村》和大型交响音乐诗画《长江》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

如今，音乐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在万州的长江之畔，世界大河歌会唱响，以美丽的三峡平湖为背景，将浓郁的三峡特色贯穿全篇；在两江交汇处，抒情而宽广的管弦乐伴着新年的钟声敲响……重庆大剧院、国泰艺术中心、施光南大剧院等演出场馆犹如珍珠散落于城区，提升着重庆的文化品质和市民的艺术涵养。

音乐产业化愿景已经描绘，位于大渡口的钓鱼嘴音乐半岛正在加紧建设。未来，这里将集中布局长江音乐厅、长江音乐学院等六大设施，环岛布局“音乐+”产业，培育音乐创作、教育、演艺、版权交易等多业态的产业集群，建成国家级音乐产业基地。

重庆音乐人正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长江文化价值融合起来，用严谨的艺术创作和精湛的艺术创造，不断提升音乐作品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展现巴渝大地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全方位展现新时代的重庆风貌。

## “偷听”幸福

原来，不久前，张姐弟弟的儿媳妇在深圳打工，上班时晕过去了，赶紧送到医院，结果是先天性血管畸形爆发，这一昏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不长时间，医疗费就花了四五十万，这在过去农村是个天文数字。现在，医保报销了百分之八十，厂里又报了点，余下的私人有能力负担。而且，病人的命也保住了。难怪她俩如此感叹！

小黄手脚利落话也多。年轻时和老公在家种地，一年忙到头，养活一家人没有问题，但想着两个女儿多读书求发展，还得进城打工。小黄自己做过卤菜卖，但生意一般。由于文化低，不好应聘其他工作，且工资低，她便进了门槛低的保洁行列。虽然这项工作很辛苦，也没有休息日，除了春节放几天假，平时有事情只能请假，但每月可入手五六千元，累得慌。

前几年，小黄脸上总有似有似无的笑意。原来，她老公加入了劳务输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到吉尔吉斯斯坦打隧道，虽然辛苦得很，但第一年老公就挣了二十几万回来。钱是人的胆，两口子马上想在重庆拥有自己的房子。女人胆小，小黄想买二手房，养活了大钱的男人胆子壮，要在新楼盘买新房。谁掌握了钱，谁就有话语权。于是，小黄两口子在一个新楼盘按揭了三室两厅两卫，而且自信心爆棚，放言按揭完这套，还要给小女儿买一套。

谁知，计划没有变化快。新冠肺炎疫情突然降临，肆虐全球，小黄老公出不去了，只好在重庆贵州等地做零工，挣点小钱。按揭时借了亲戚的钱，每月还要定时还银行贷款。租住的房也每一笔不小的开销，小女儿还在读中专。愁死小黄了，脸色暗淡不少，话也少了。

还好，去年几经波折，小黄老公终于又出国挣大钱了。我为小黄松了一口气。转眼春节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天寒地冻开不了工，小黄一家该团聚了吧？小黄说，老公回不来了。由于疫情，回趟国要转好几个国家，每个人要花好几万路费，老板请大家理解，不开工期间，每人每个月补助4000元人民币。好在过年前，老板及时结清了之前的工资，小黄收到了老公汇来的十几万人民币，这个年当然过得开心。只是更挂记她亲爱的老公了。

我喜欢“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句话，为张姐小黄节节攀升的好日子感到开心。